

沉没的

西雅图

常羲
著

Sunk
in 華
Seattle

把梦露做成傀儡放在最高的地方
把曼森关在最深的角落里

这里是西雅图

沉下去，沉下去

太阳永远不会有升起的一天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Sunk
in
Seattle

的
西
雅
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没的西雅图 / 常羲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43-3890-4

I. ①沉…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03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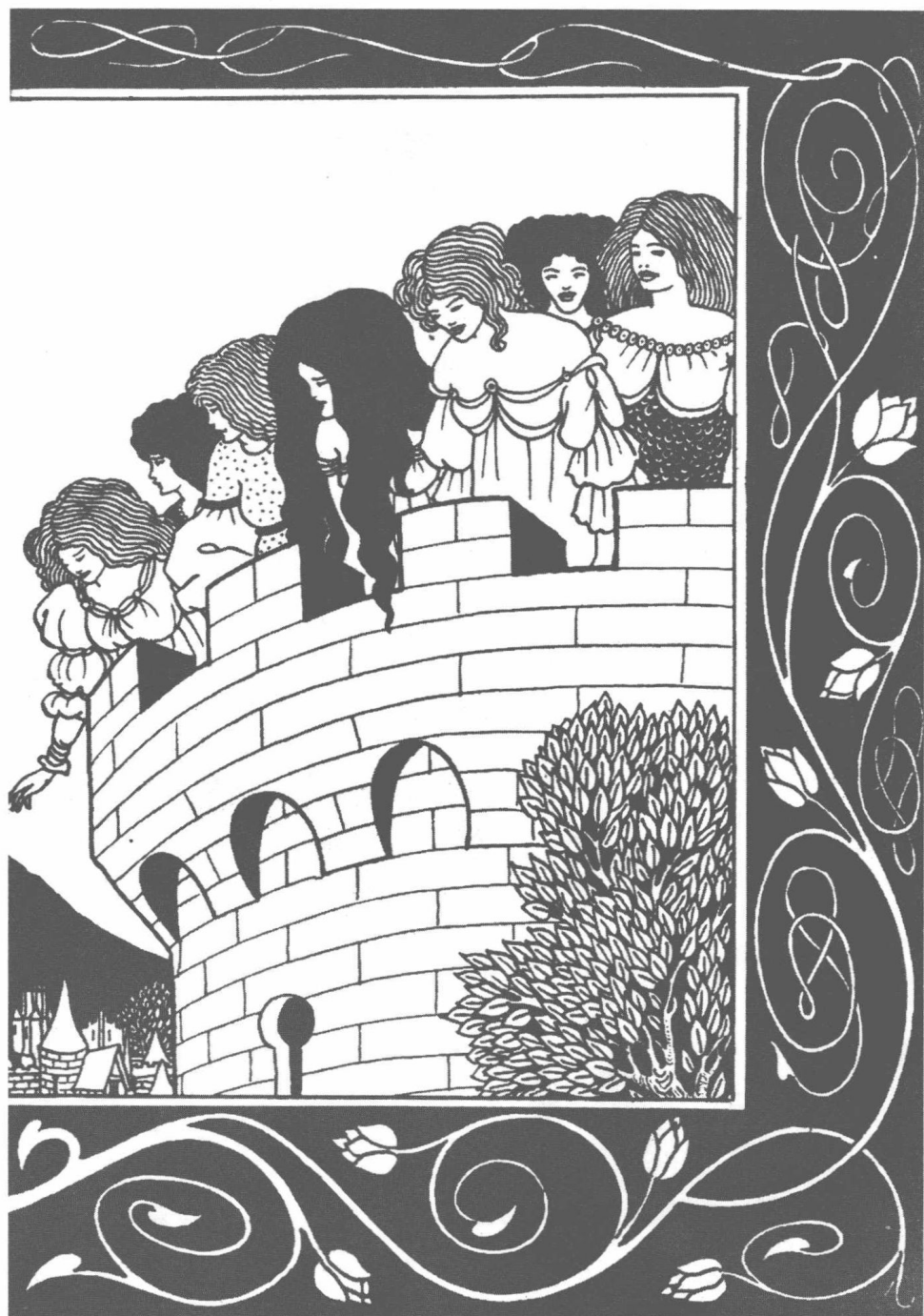
沉没的西雅图

作 者 常 羲 著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90-4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楔子 那是我沉下海底的尸体 / 1

派克街口的卡门 / 6

今夜我不会遇见你 / 53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 / 115

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 / 167

船歌 / 212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 257

俱邀侠客芙蓉剑 / 283

尾声 下个日出未曾到来 / 315

楔子 那是我沉下海底的尸体

【鬼】

而今我站在父亲的海边，英雄与丑角同归于尽。波涛汹涌，无边无际。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海风灌进我的脖子里去，泛起来的泡沫就像个大酒瓶。天空高远而苍凉，但没有什么好欣赏的。12瓶老雪花之前我就说过，老天欠我个长生不死。这家伙总是，太顽皮。

差时症这病对鬼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前两年那《李献计历险记》不知道是谁拍的，提到这我就害怕，想都不敢细想。西雅图的人群漫无目的，走过来又走回去，走一圈儿就老十岁，打开一扇门后面就是一辈子。时间慢得深不见底。空气里都是雨后的锈味儿，我蹲在海边的烤螃蟹店门口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比如别的鬼都去哪儿了，鬼得了病该找谁治。螃蟹个大，肥腻，营养价值是鸡肉的6倍，刚出锅香味沸沸扬扬，四面八方的孤魂野鬼

都围过来，棕眼睛黑头发，泡在螃蟹味里等着了悟生死。

时间慢得深不见底。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时间被哪个孙子扭曲了，同一天在无限循环。被淋得老年痴呆的太阳永远都不会腐烂，小学生的作业永远都写不完。我身边的鬼伙伴们都像是在雨里泡了好几百辈子。一起长长地叹一口气，整个城市的大雾十年不散。坐得时间太长的傻 x 就变成湿漉漉的水汽，一缕一缕的，捞都捞不上来。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学陈年老屌丝混日子。老了当些看大门的老头，霸占所有政府机关、居民住宅区的枢纽地带。下象棋，吹牛 x，颤颤巍巍，找不着一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搞黄昏恋。天色一黑就集体窝在收发室里，裹着棉猴，蹲在电暖炉旁边，对着网页游戏上长发大胸的貂蝉抹眼泪，感觉自己一辈子活得像条狗。

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家伙叫金尚寒，也是个陈年老屌丝，从来不出家门，高深莫测，仇恨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只要一打开微博就能看见他激情澎湃地骂政府。骂美国政府，骂中国政府，一骂就是十几条，屏幕都放不下。有一年他刚从国内回来，可能是成绩太差，被爹妈融了十几页符文，想不开，一咬牙就自杀了。做饭开了火一直没有关，家里就他一个人，故意的。

后来这老炮没死成，被救回来了。学校领导认为他的室友肯定非常害怕，于是大手一挥，给了他们一个学期 4.0 的 GPA。连在他家打牌吃饭看热闹的几个群众都算上了。这事儿发生之后，人人和微博上开始流传几篇文章，“教你如何杀死自己的室友”，“美国十大爆菊街，想拿绿卡的亲都进来看看吧”。

这时候学生会干部们一看形势不对，急忙站出来辟谣。很快金尚寒那几个室友自己都不相信学校曾经发给他们4.0的GPA，一个接一个出来做证，说自己是考出来的4.0，五星双冠，童叟无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想砍死室友了。但是大家心里都空落落的，十分惋惜，又开始骂天骂地。

为了解决大家莫名的仇恨，我一直觉得我死的时候应该主动让大家庆祝三天。挂大红灯笼、放鞭炮，谁想来谁来，别折腾人。吃完饭之后大家捧着成绩单，纷纷来给我献红花。遗像的底儿上放一张绿卡，代表我对留学生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这一天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准备。我在葬礼上看着黑压压一片的人群，听着神父沉痛哀悼我的一生。这辈子没听过这么多表扬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死的不是我自已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苏鹿没跟着别人一起号啕大哭。外面下着雨，一片嘈杂声里她看着特别清楚，头发、眉毛、眼睛、心跳，都像是用铅笔勾了边一样，一丝不乱。

不对，她好像根本就没进那礼堂。时间过得太久了，几十天，一百年，五千年，一路上雨声喧哗，我也记不清了。

苏鹿这种小孩儿总觉得我懂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其实我的思想境界和李毅吧那些打死也不会为她作品掏钱的屌丝们没什么区别。我只想看着她，为她找一处房子，春暖花开，最好离大海远点儿。我和小沈阳一样，一看见大海就想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伙伴思想境界都达到了她这种层次。比如简意澄，只要我想跟他愉快地玩耍一会儿，他一定会把手里的

纸杯、鼠标、瓶盖儿，噼里啪啦全摔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声号叫，嘴里还念叨着你别逼我你给我走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一边应付着说你昨天 ENG101 的作业借我我马上就走，一边觉得有的时候娘炮还真没姑娘胆子大，很多事儿和性别没关系。后来跟他同居的那个饭馆小老板几乎被她吓成了半身不遂，摸着他的头发颤颤巍巍地安慰他说这儿闹鬼真的闹鬼我们立刻就搬家。

其实我没想吓唬他。吓人的方法多得是。作家们早在我生前就在鬼故事里编排了无数种方法，窗外飘着，床下躲着，半夜霸占谁家的电话线路给他们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讲故事。实在待着没劲了我会跟在一个姑娘身后，通常是中国香港的，有时候是小日本，踩在晃晃悠悠的电线上，陪她们走过漫长的夜路，拂过她们头顶上沙沙作响的树叶。树叶被路灯照得翻起半边，一半黄一半白。

而今我站在海边，礁石是骨骼，海浪是喧响的血液。渐行渐远的潮声是老朋友的呼唤，海滨口音，夹着粗糙的盐粒儿。总想着故乡在哪儿的人都客死异乡了，所以我从来都四海为家。这儿是个不错的地方，适合妖魔鬼怪，一睡万古荒凉。睁开眼睛还能看看沙滩上走过来的姑娘。老天爱开玩笑。我待在这儿，可能十万年长出双手，再过十万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炼丹炉里熬五百年，五行山下磨五百年，等到你忘了有这回事儿的时候，就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

雨水当头淋下，整个西雅图的破孩子们都被雨淋得四处乱跑，一年之前也是这样。国庆节刚过，村里的人民都收拾齐整进城看

烟花。那时候还没人知道他们身边的装 × 犯会因为躲一个慌不择路的毛头小子掉下山道而名扬天下。三两杯酒，五六碟小菜，水天一色，滟滟随波。月亮糊在天面上，像张油纸上的破洞。我刚同江琴捕鱼回来，裤脚湿淋淋的，撒下一地活蹦乱跳的螃蟹。过了春还有夏，过了秋还有冬，日子长得望不到头。那是二零一三年的秋天，水冷蟹肥。二零一三年的秋天，湿咸的海风吹过来，就像一张流泪的脸。

派克街口的卡门

【苏鹿】，2015

7月4日晚上，我们这儿闹了场命案。有个叫艾伦的学生死了，尸体掉进了山崖。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关于这件事儿，我就只知道这么多。那天是国庆日，我们都在西雅图的海边看烟火，所以没人知道那究竟是一起谋杀还是仅仅因为酗酒酿成的悲剧。

这件事我知道得很晚。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学校里几个消息灵通的学生已经连人人上的讣告都写好了。那天的天气很差，云层混乱而污浊，整个西雅图地区迎来了罕见的暴雨滂沱。大雨把村里的窝棚，树叶，市区的钢筋铁骨，派克市场，华盛顿大学，都浇上了一层气势磅礴的腥味。这种味道像从海底席卷过来，啪嗒啪嗒地打在黑色的雨伞上，打在皮革和棉布上，打在学校大理石的花砖上，把整个世界用倦怠和疲惫笼罩起来。我听到警察一次又一次地拨打我的电话，才想起我是他在学校的紧急联系人。我

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路边，回答：“是我，我是苏鹿。”

现在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四周的空气里沁满了沁人心脾的花香。黄昏非常凉，雨声昏闷细密，打在无数小砖屋的屋顶上像一场清醒的长梦。两个警察一前一后地站在我面前撑着伞，灯光明净，头发花白。

“你的名字是苏……苏鹿。”看起来更加年老一点儿的警察摊开手写板，翻着一沓一沓的记录。铅笔划动的声音在雨里空落落的回荡。“自从7月4日我们在宝佛丽市西丁山后发现了你朋友的遗体，一直没能和你取得联系。据其他的学生说，事情发生的那一晚，你正在从西雅图市区回镇上的路上。”

“是的，先生。”我习惯性地摸到口袋里的圆珠笔，扣动着开关。这声音听起来令人烦躁不安。

“你知道他在深夜里一个人跑到郊外去想干什么吗？”老警官睁大了眼睛。他的眼球布满血丝，像块沾满了血的破油纸。“案发现场还有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学生。他说死者当时也喝醉了，不过你的另外一位同学刚刚指控这位学生一级谋杀。”

“我不知道，先生。或许他们想去郊外看看月亮。”我小声地回答。那天晚上的月亮发红，就像他的眼睛一样。

“很符合逻辑。”老警官几乎笑了出来。他看看我，又看看地面。“现场并没有什么肇事的痕迹，根据我们的推断，这名叫艾伦的学生有很大的可能是死于意外——但按惯例我们还是得调查一下，以排除自杀的可能。”他和身后的女警官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恕我直言，我们听说艾伦在最后的日子里情绪不大稳定。”

“这不可能。”我坚决地摇了摇头，但一种深深的恐慌从我的血管里涌了上来。我抬起头。“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经常举办各种宴会。”

他死前的日子寄住在另外一个同学家的客厅里，用塑料布帘子挡出一片隔间，头发挡住眼睛，浑身都是潮湿的烟草味道。像是一张上个时代被水泡的发黄的遗嘱。但我始终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我知道那天晚上之前发生了什么。在那个真正危险的时间点上，没有人会选择自杀。

“噢，我们只是问问。”老警官又在文件夹上刷刷地记下几笔。“结合现场分析，我们的看法可能已经达成了一致。格雷佛理地区的路灯坏了，由于下雨，艾伦在看到那片悬崖的时候已经晚了，来不及刹车。他坠落之后当场昏迷了过去，而后车厢开始燃烧……真是不幸。”他惋惜地摇了摇头，示意他身后的女警员准备离开。

“等等。”我往前走了几步。“那个云南学生姓简对吗？”直觉告诉我，如果这些事情再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机会了。“如果这件事和简意澄有关，你们应该重新调查一下，考虑谋杀的可能性。”

老警官回过神来看着我。西雅图的夏天静静地吸了一口气，吐出来潮湿的雨气和树木的味道。“简意澄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房子里聚众吸大麻，昼伏夜出。我们曾经举报过许多次，但从来没有人相信我。他表现得一直像个好学生。”

可能这不是真的。可能他会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看他

的朋友打牌。但是我的语速越来越快了，“他曾经说我们都不配在这儿。他仇恨我们。”简意澄是个混球儿，但他不会得罪所有人，他可能只是恨我而已。

“在国庆节几天之前，简意澄还和艾伦通过话。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他曾经问过艾伦，你选择道歉还是选择去死？”我心里在无动于衷地笑。“警官，你们会好好调查的，对吧？”

我希望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一起调查事情的真相。我不希望只剩下我一个人追查凶手，全世界的人对着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把多年积压在库里卖不出去的同情心一股脑儿地甩到我脸上，好像我是个看多了柯南的疯子。

雨水哗啦一声落下来，把整个世界灌满。那个女警官的话几乎被淹没在了雨水里。“我们会努力调查的。天色很晚了，你的朋友会来接你吗？”她担忧地看了一眼远处的街道，山毛榉树青绿色的叶子浓得晕成一团。疾风挤过树缝，其声如泣。

“我没朋友。”我从台阶上站起身，两个老人对视一眼。我面带微笑地目送他们远去，然后弯下腰拾起包。拉链坏了，里面的钱包、手机、卷子，哗啦啦地撒了一地，幸好那些人已经走远了没看到。雨气深重，空气里都是湿淋淋的味道，太阳还没有彻底地沉下去。马路上汽油的味道混着雨水，往四面八方流动。一阵风吹过来，树上堆满了陈旧的暗绿。垂垂老矣，满目荒凉。我才发现我的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好像是荒山上蓬茂的野草。

很久之前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老友林家鸿找到我，说因为不满室友每天打 LOL 用榔头把插座砸了，问我这儿还有没